

北京大学
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
(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



高等 教育 出 版 社

北 京 大 学
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論文集
(科學研究大跃进專刊)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編輯委員会編

高等 教 育 出 版 社

北 大 学
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論文集
(科學研究大跃进專刊)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編輯委員會編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宣武門內羊思寺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審委許可證字第054號)
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第一書號 9010•9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2²/16
字數 300,000 印數 0001—5,000 定價(7) 1.3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編者的話

解放以后，北京大学經過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教学改革，已經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在教学和科学硏究上两条路綫的斗争仍然存在，在学术思想上誰战胜誰的問題並沒有获得最后解决。今年8月1日，校党委在过去一年来整风、反右、紅专辯論和教育方針的辯論这一系列运动的巨大胜利的基础上，适应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綫提出后全国跃进形势的迅速发展，又結合国庆献礼发出了向科学大进军的战斗号召，广大师生热烈地响应了这个号召。他們在运动中坚持政治挂帅，破除迷信，本着多快好省的精神，发揚敢想、敢說、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拔白旗，树紅旗，无论是在思想上或硏究工作上都获得了輝煌的成就。自8月初到9月下旬，在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內，全校共完成科学硏究項目四千余个，其中人文科学方面有一千余个。在这一千多个科学硏究項目中，除研究總結、教材建設、翻譯資料等外，在批判資產階級学术思想方面就完成了三百余篇論文。中文系仅在一个月之内就批判了游国恩、林庚、王瑤、王力、高名凱、刘大杰、朱光潛等人的資產階級学术思想，并对右派分子陆侃如、鍾敬文在中国文学史方面的反动謬論进行了批駁，前后共写論文将近一百篇。历史系对陈寅恪的唯心主义历史觀和治学方法与錢穆、李济等人的反动史学思想以及对外国資產階級所謂“汉学家”如伯希和、梅园末直等对中国历史的歪曲捏造也进行了批判和駁斥。哲学系对馮友兰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特別是他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修正主义觀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共写了将近六十篇論文，对馬寅初、賀麟、洪謙、朱謙之与郑昕等人也进行了批判，哲学系在批判資產階級学术思想方面共完成了一百余篇論文，其中批判馮友兰的論文准备另出专集。

在經濟科学方面，对南共綱領、馬寅初的經濟思想和徐毓柂的《經濟學說史》进行了批判。法律系批判了龔祥瑞、芮沐和趙理海的資產階級旧法觀點和修正主義觀點。图书馆学系对劉國鈞、杜定友在图书馆学方面的資產階級觀點进行了批判。在批判过程中，齊思和、洪謙、劉國鈞等根据自觉革命的精神对自己的資產階級学术思想也进行了初步檢查和批判。总之，在此次科学研究大跃进中，哲学社会科学各系，在党的领导下以同学和年青教師为主力，破除迷信，敢說敢干，对資產階級学术思想全面展开了批判斗争，并获得了輝煌的战果。資產階級学术思想在这次斗争中充分暴露了它的反动性和虛偽性。当然，我們不会以此为滿足，好象資產階級学术思想已經被彻底消灭了；在学术思想領域內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我們一定进一步貫彻党的“百家爭鳴，百花齐放”的方針，来更好开展学术上的自由爭辯，来捍卫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来証无产阶级的真理的灯塔永远指引着我們前进，再前进。

本論文集主要是根据文、史、哲、經、法、图书馆学系在此次跃进中所完成的批判論文編选的。当然它只是批判論文总数的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經過討論修改，已經分別出版或正准备出版专輯，或在北大人文科学学报发表。

由于时间仓卒，工作缺点乃至錯誤一定会有，欢迎讀者同志批評指导。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編輯委員会

1958年10月

目 录

編者的話

游国恩楚辭論著批判 中文系三(四)班毛澤東文學社(1)

批判王瑤先生的反馬克思主義文艺思想.....

..... 中文系二年級魯迅文學社集體寫作(12)

——兼論王瑤與胡風、馮雪峰文艺思想的一致

王瑤先生對“中古文學”的歪曲 中文系二年級瞿秋白文學會(32)

林庚先生學術思想體系的實質是什麼? 袁行霈(41)

批判王力的《漢語史稿》的體系及其治學方法.....

..... 集體討論 向熹 唐作藩 郭錫良執筆(60)

反對音韻學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方向 余光清 謝自立 鄭華雄(73)

論陳寅恪先生所虛構的“關中本位政策”和“關隴集團”.....

..... 周之勤(93)

批判陳寅恪先生反科學的文化一種族論歷史體系 黃 济(113)

錢穆《國史大綱》批判 王德鑒(139)

伯希和——帝國主義的御用學者.....

..... 歷史系五三級伯希和批判小組(170)

批判我自己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 齊思和(203)

批判馮友蘭先生的命題抽象法 邓艾民(222)

批判我的哲學史觀點 洪 謙(240)

馬寅初先生的《我國資本主義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文的

作用何在? 經濟系批判馬寅初經濟思想小組(253)

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批判 樊 弘(266)

批判龔祥瑞宣揚資產階級憲法的謬論.....

..... 法律系資產階級國家法批判小組(307)

- 粉碎芮沐先生的资产阶级民法体系.....
.....法律系民法旧法观点批判小组(317)
- 批判芮沐先生在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上的几个修正
主义观点.....刘家兴(335)
- 批判刘国鈞先生的《中国图书分类法》.....
.....图书馆学系二年级《中国图书分类法》批判小组(345)
- 关于我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观点的自我批判.....刘国鈞(357)
- 批判杜定友先生在图书馆学方面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图书馆学系三年级批判小组(373)

游国恩楚辞論著批判

中文系三(四)班毛泽东文学社

游国恩先生研究楚辞多年，曾出版了很多关于楚辞研究的論著，但是他的观点和方法是错误的。本文就主要在这方面来进行探討。

一 抹杀屈賦思想价值，歪曲屈原光輝形象

游先生关于楚辞的很多論著中，真正研究屈原作品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却很少，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篇，即《屈賦考源》、《楚辞女性中心說》、《論屈原文学的比兴作风》。这三篇文章都收在1957年出版的《楚辞論文集》中。其他专著中的重要論点和以上諸篇基本上相同。

在《屈賦考源》里，游先生是要注重楚辞内容的思想的，这就是說，这是一篇研究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及其来源的論文。那么，游先生所講的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什么呢？

他說：“我們研究楚辞若稍肯留心一下，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屈賦中的四种观念，即一，宇宙观念……二，神仙观念……三，神怪观念……四，历史观念……。”

偉大的屈原是我国古代詩坛，也是世界古代詩坛上一颗光芒四射的巨星，他留給我們很多人民性很强和艺术性很高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长詩《离騷》。在他的政治抒情詩中，他叙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揭露了楚国政治上的腐敗和黑暗，表达了宁死不屈的斗志和热爱祖国的深情。所有这些，至今还强烈的感染着我們。这才是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但游先生却說是什么“四大观念”。

游先生說：《离騷》和《九章》中都表現了出世寻乐的“神仙观

念”。他說：屈原“上下求索”的深沉痛苦，乃是“周游四方八极之乐”。又說屈原“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的偉大抱負，乃是“道家的道引、炼形、輕舉、游仙的觀念”，是对“长生不老”的梦想。事实真是这样嗎？絕對不是。不錯，在《离騷》中屈原的确描写了乘龙駕凤、驅云馭电、朝发蒼梧、夕至县闕的幻想境界；但是，他周游天国的目的难道是寻求快乐嗎？这一点，詩中說得很清楚，屈原是为了寻找同志和哲王而去的。这只是借助艺术想象表达自己奔放的感情，并不是宣傳什么神仙的出世思想。何况屈原在天上的遭遇并不比在现实中好些。他遇到的是：“吾令帝闕开关兮，倚闕而望子”，因为天上也是“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以至屈原不得不“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了。这是多真实的描写，又是多么沉痛的抒发。难道这里所幻想的天国不正是楚国黑暗現實的反映嗎！难道这里有一絲逃避現實世界去寻欢作乐的影子嗎？沒有！

游先生又說所謂“历史觀念”就是“善惡因果的觀念或教訓劝戒的觀念”。他說屈賦中引用了大量历史傳說是什么“道家的历記成敗禍福的主旨”。又說屈原依据历史傳說來譴責暴君，是什么“按善惡因果律去劝诫世人”。这也是极大的歪曲。

屈原是一个偉大的爱国詩人，又是一个进步的政治家，他許多詩都是为了表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抒发自己的爱国感情，所以，他推崇古代圣賢，詛咒古代暴君是很自然的事，而且这不过是文学中常見的以古比今的手法而已。很明显，由于屈原在长期流放中日益加深了对楚国統治集团的憤恨，发现了当时社会的很多不合理的現象，因而以历史故事为例，沉痛的发問“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齐桓九合，卒然身杀，比干何逆，而抑沉之。”这本是对天命（即統治者的意志）的怀疑，是对所謂善惡因果律无情的嘲笑，表明了屈原思想的巨大轉变。而游先生却說什么“屈子的意思是要叫人去学历史的好模样，不要学那个坏模样，那些出于因果律的常軌的

事，是不可解的例外，千万不要羡慕他”。把屈原的反抗的性格，写成这样一个是非不分、逆来顺受的宿命論者，不是一种歪曲又是什么呢？显然，按照游先生的邏輯，屈原的被迫害以至自沉汨罗，都不过是“不可解的例外”，是天帝疏忽的結果，不能怪楚国的統治者。这是何等的荒謬。

不难看出，所謂四大觀念說，全是无中生有的东西，除了严重歪曲屈原的思想內容、完全抹杀了屈賦的思想价值以外，沒有任何意义。

但令人奇怪的，游先生为什么要創立四大觀念呢？原来自称热爱屈原的游先生，是把屈原当作阴阳家、道家来供奉的，按照屈原是阴阳家、道家的身份来分出四大觀念。他說“如果我們要彻底明了他的来源，还得从古代学术思想的流別中去探究”，而探究的結果，得出“楚辭家者流，蓋出于史官及羲和之官，或者說，辭賦家者流，蓋出于道家和阴阳家。”

游先生視屈原为道家和阴阳家的根据是十分可笑和荒唐的，关于这一点我們准备在下面批駁。在这里，只想指出，作为四大觀念既然站不住脚，自然更不能扯到道家和阴阳家的身上去。因为把屈原打扮成一个道家或阴阳怪气的五行家，实在是对偉大的詩人屈原的侮辱，就游先生本人也很难自圓其說。所以在 1946 年出版的《屈原》一书中，游先生又增添一說，他說：“据我分析的結果，屈原的思想，大概是属于杂家一流”。我們真不明白游先生为什么对九流十家如此感兴趣，好象不把屈原打扮成某一“家”的弟子，就誓不罢休。其实，論証屈原的思想，應該就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出发，来判断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反之，如果硬要用九流十家的帽子往屈原头上乱套，其結果只能是歪曲屈原形象，模糊屈原愛祖国愛人民的思想本質，也就是贬低屈賦的思想价值和屈原的政治品質了。

游先生不仅通过給屈原戴上这个“家”或那个“家”的帽子，歪

曲屈賦的思想內容，而且在《楚辭女性中心說》一文中，他又得出了有損屈原形象的更加荒謬的結論。

他說“楚辭是喜歡談女人的”，而屈原是以“女人象征他自己，象征他自己的遭遇，好比一个見弃于男子的妇人……所以他把楚王比作丈夫，而自己比作弃妇”。其实，在屈賦中屈原何尝以“弃妇”自比呢？把屈原比作弃妇的，恰恰是游先生头脑中的封建倫理觀念在作怪。因此照游先生看來，君臣关系犹如夫妻关系，逐臣當是弃妇，于是他就給屈原系上了一条弃妇的裙子。他按照自己的倫理觀念，說什么女人愛花，所以楚辭中有“香花”之名，女人好嫉，所以楚辭中“嫉妒”二字特別多，又說什么女人愛哭泣，愛訴苦，女人欢喜求神問卜，欢喜指天誓日，……所以楚辭中这些描写，都是說明了女人的身份。

从訣定屈原是以“弃妇”自比这一点出发，游先生把上天求女說成是寻找“在丈夫面前說情的使女婢妾”，說屈原为国为民的悲痛憤怒是“惟其以女子自比，所以常常欢喜哭泣，如《离騷》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如此等等。这真是对屈原极尽丑化之能事了。这哪里是在分析比兴手法，根本就是在給屈原涂脂抹粉，硬把他扮成一个奴性十足的旧式女性。同时，游先生按照自己編就的一套女性中心說的理論，严重的贬低了屈原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社会意义，实质上把当时楚国进步力量和昏君党人之間的严重斗争，縮小成为个人爭寵夺权，把屈原坚持真理而遭放逐的社会悲剧，降低为女人們爭风吃醋，得罪了丈夫的无聊鬧剧。这不是对屈原形象的大大歪曲又是什么呢？

二 唯心主义的觀點，形而上学的方法

自称热爱屈原作品的游先生，数十年研究的結果，却歪曲了屈原的思想，玷污了屈原的形象。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偶然的嗎？显然不是。这完全是与游先生的錯誤的学术道路和治学方法紧密

相联系的。

譬如：游先生在谈到屈赋中宇宙观念的来源时说羲和是古代“掌天地四时之官”，又是“重黎之后”，而楚国也是重黎之后，他们都是天文世家。“屈原者楚之同姓也”，所以他的宇宙观念是有其“家学渊源”的。这真是天晓得！请问：一、重黎、羲和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传说纷纭未有定论，怎么能肯定为屈原的祖先呢？二、即使重黎等实有其人，而他们与屈原相隔多少代，游先生能考出来么？天文学知识本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积累起来的，把它归结为个别人的创造，而且成为传家之宝，只能由远祖原封不动地世代相传，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观点又是什么呢？更其可笑的是在论证屈原四大观念与道家及阴阳家的关系的时候，游先生说因为屈原曾两次出使齐国，而齐国是阴阳家鄒衍的故乡，所以一定要受阴阳家影响。又说道家的鼻祖老子是屈原的同乡，所以屈原一定有道家思想。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那里还有一点科学气味！根据这种观点和方法，任何无稽之谈都会成为科学了。

在我看来，研究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或意识形态，决不是从意识形态本身去探求，而只有到社会生活即社会存在中去寻找。而游先生却恰恰相反，他只全心全意从一种意识形态去搜寻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根源，而置社会存在于不顾，这正是一切唯心主义者的错误所在。我们并不否认意识形态的继承因素，但是我们从根本上反对夸大继承性的任何企图，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抹杀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历史性，为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的谎言大开方便之门。显然，把所谓四大观念这些“莫须有”的东西当成屈原文学的思想内容，正是为了把其中的政治性战斗性排挤得一干二净。同样，抹杀屈原作品与当时社会的联系，不阐明它所反映的楚国的黑暗现实，也是为了使楚辞变成统治阶级欣赏的艺术花瓶，这正是古往今来一切封建的资产阶级学者的共同手段，游先生也不例

外。如果再从方法上看看游先生是用什么方法找出所謂“四大觀念說”和“女性中心說”，問題就更加明显了。原来他在屈賦中找到了大量有关天文学的詞汇，如摄提、孟陬、仲春、孟夏……就断定屈原有宇宙觀念；他又看到屈賦中有不少周游天国的描写，又有虛靜、恬愉等詞語就断定屈原有神仙觀念；只因为屈賦中用了不少神話傳說和历史故事，便說屈原有神怪觀念和历史觀念；又根据屈賦中用了“美人”、“香草”的比喻，有了“黃昏”、“善淫”等詞語这样一些片面材料，就得出了“女性中心說”的怪論。这完全說明游先生根本不懂得：上面这些比喻和詞語，只不过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建筑材料。它既不等于作品的形象，更不就是作品的思想內容，而游先生却据此大談屈原作品的“思想內容”，正是运用了孤立、片面、主观臆断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的結果。其实，用这种方法，仅仅找到“四大觀念”和一种“女性中心說”，真是太少了，只要再“稍加留心”，我們可以从屈原作品中找出四十种甚至四百种什么“觀念”来，諸如：动物学觀念、植物学觀念、地理觀念等等；同样，我們也可以根据其它比兴材料造出許多“中心說”，例如男性中心說、草木中心說等等。你能够不说这是荒謬絕倫的么！

同样的方法，在游先生分析屈原作品的人民性和艺术性时也可見到。

他在分析屈原作品的人民性时，首先是从《离騷》和《抽思》中引証如下五个带有“民”字的句子：

- (1)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 (2)怨灵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 (3)皇天无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
- (4)瞻前而顧后兮，相觀民之計極。
- (5)愿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

然后就得出結論說，屈原是念念不忘人民的；而所以如此，正因为他热爱人民同情人民的。（大意，詳見《楚辭論文集》頁262）

这样就把屈原作品的人民性仅仅归結在带有民字的几个句子上，好象这几句就是屈原作品人民性的全部，失掉了这几个句子，人民性也就无处可找了。事實證明，这种形而上学的分析，不仅不能使人們对屈賦有更深刻的了解，使作品的人民性得以发扬光大，相反地，却将那感情深厚思想深刻的作品簡單化了，大大贬低了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事实上，屈原作品的人民性主要并不表現在这几个“民”字上，而是在于他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美好政治的执着的追求，以及对恶势力斗争的不屈上面，而这些东西正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即使屈原作品中，不出現一个“民”字，又何碍于他的作品的人民性呢？

在分析屈原作品的艺术性时，游先生抛开作品的思想性不談，更不顧作品如何恰到好处地表現了这种思想內容，也是片面地从形式上大做文章。

他在《楚詞概論》中指出《离騷》的艺术价值是：“从自己世系叙起的体裁”；“用女性表現性格，寄托理想”；“韵文中用了对话的体裁”；“是一篇极长的詩歌”；“篇中用了几十个双声、迭韵和重言詞”。这真可以說是集形式主义分析的大成！我們敢于断定：如果《离騷》的艺术价值仅在于此，那它早已被人们忘得干干淨淨了，恐怕游先生的《楚詞概論》能否产生都成了問題！

令人奇怪的是，游先生在他 1953 年所写的《屈原》里，仍然沿用着这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他不厌其煩地例举了大量采用方言、反映了风俗、是一种楚声文学、用了隱語、写了楚国的山川风景等十条來說明屈原作品的艺术性。其中有若干条，根本就是和艺术性风馬牛不相及的。由于这样的分析，屈原的作品簡直变成楚国的“地方志”了，我們只不过从中了解一些楚国的山川河流、风俗习惯以及認識楚国的鳥兽草木之名，此外別无其他。总之，游先生不是根据大量材料，而是凭着只字片語或表面形式进行所謂研究，这种治学方法是主观的、偏面的、形而上学的。也是應該从根本上

加以否定的。

游先生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方法，还表现为对屈原作品和后世文学关系的歪曲，又表现为对原作品现实主义传统的否定。

首先，他不顾各个时代文学的不同阶级历史内容，而只是从形式上着眼，把屈赋和汉赋混为一谈，说它们的表现方法都是“铺张”，它们的作用都是“諷諫”，因此，屈赋乃是汉赋的祖宗。事实上，汉赋乃是歌功颂德的宫廷文学，屈赋乃是有高度思想性的作品。二者虽然都用了铺张，但汉赋的铺张是为其反动的思想内容服务的，而屈赋的铺张则是为了揭露统治集团的黑暗和表现屈原光明的理想。汉赋的铺张犹之于死尸身上的绸缎，毫无生命力可言，而屈赋的铺张，则是积极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组成部分。汉赋的“諷諫”只是帮闲文人为帝王效忠的手段，而屈赋则是有力地鞭撻了统治集团的罪恶，表现了诗人满腔悲愤，那里是什么“諷諫”呢！显然汉赋和屈赋是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文学，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然而游先生好象故意和屈原作对一样，偏偏要任意曲解屈赋的内容。他甚至把充满了爱国感情的《招魂》和后世的宫体诗看成一类。他在《屈原》一书中说：“这种极意铺张的写法，已开汉赋的先声，岂止汉赋！简直是后世宫体诗香艳诗的鼻祖了”。好一个鼻祖！屈原如果在天有灵，大概要“仰天叫屈”了。《招魂》所描写的宫廷生活，是告诉亡魂祖国的美好，纯粹是为作品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服务的；而宫体诗、香艳诗却是鼓吹统治阶级的荒淫腐化，充满了色情因素，和《招魂》那有什么“鼻祖”“鼻孙”的关系呢！

其次，游先生还歪曲了屈赋和汉魏乐府的关系。他说“汉魏诗之所以爱谈‘女人’，必是因为时代和‘风’‘骚’接近，而容易受其影响的缘故，所以说，汉魏的诗近于‘风’‘骚’——尤其‘骚’”。把屈赋说成谈“女人”的诗，是一种玷污，上文已经批驳过，这里游生先

又把汉魏的民歌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描写妇女悲惨命运和反抗封建势力的作品，也诬之为“爱谈女人”的作品，还把“谈女人”说成楚辞的传统，这真是生拉硬扯的捏造！

关于比兴手法，游先生也作了不切实际的夸张，说什么，自从有了比兴手法之后，“我国文学，——尤其是诗，便一直向这条道路迈进”，甚至于还影响了后世的杂说、小说、戏剧。这真是天下奇谈。仅仅是诗歌表现手法之一种的比兴，在游先生眼中，竟具有决定我国文学发展道路的威力。这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奇怪的是，游先生对于屈赋中的“铺张”、“比兴”以至“谈女人”……兴趣如此之浓，不遗余力地夸大它们对我国文学的影响，而对于屈原文学的灵魂——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坚持真理的斗争热情，却淡然置之。他不愿意看到，正是后者，才是屈赋真正的优良传统；不但古代伟大作家如杜甫，深受其影响，就是两千年后鲁迅，都从中吸取了无穷的力量。游先生对这一切闭口不谈，或谈得很少，不正是鲜明地暴露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立场吗！这一切难道能够证明游先生对屈原作品的热爱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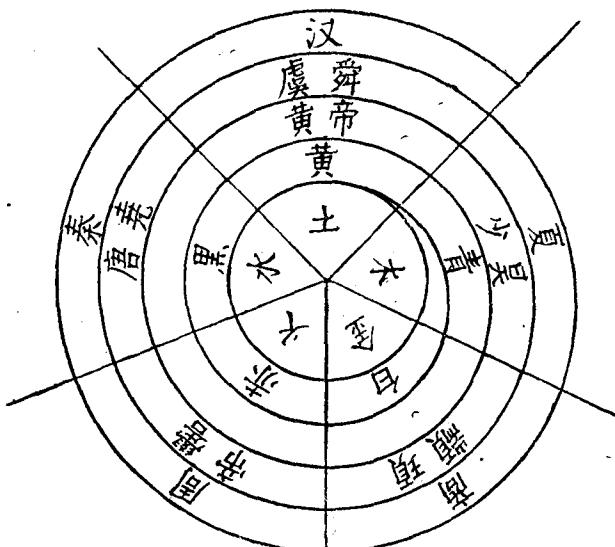
三 大量的抄袭，无用的考据

游先生曾经宣称：人民性谁都会谈；唯有考据才是学问。言下之意，象他自己那样才有学问。其实，上文所分析过的那种孤立、片面、主观臆测的东西，十有七八是抄袭来的。如《屈赋考源》一文，明抄暗袭处占全文总字数的 93.7% 以上，《论九歌山川之神》及《离骚‘后辛菹醢’解》二文，明抄的材料均占 60% 以上，《楚辞九辩的作者问题》及《说离骚秋菊之落英》二文明抄的材料均占 40% 以上。东拼西凑，大量抄引，似属学问渊博，实出于缺乏观点，方法错误，是一切资产阶级伪科学的一个特点。

在游先生论著中，还有大量根本无用的考据。他往往抓住作品中的一字一句，不管有无必要，就大肆追根究底，一考就是万余

字。例如在《論屈原的放死及楚辭地理》一文中，他花了一万多字，考出了洞庭湖、沅口、湘江都在长江以南，好象有了什么惊人的发现，其实洞庭湖、湘、沅自古即在江南；浩浩的长江，历史上也无改道入海的记载，根本用不着游先生劳神。费九牛二虎之力去考证这个非常无聊的问题，实在是一种浪费。又如在《論九歌山川之神》一文中，他用6千字的篇幅，给虚无缥渺的鬼神立家谱，考出了河伯有老婆、女儿、女婿、也有外甥。请问：这与文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呢？不知道这些，难道就不能理解楚辞吗？

更突出的例子，还是在《屈賦考源》里，为了证明屈原的历史观念来自阴阳家，游先生竟搬来了一个什么“五德始終图”，为了共赏奇观，照绘如下：



游先生把这个玄之又玄的图形塞给读者还不满足，还再三嘱咐我们说：“一代政治设施，都要以此为标准，我们还能漠视他吗？”天哪！这那里是文学研究，翻遍世界文学研究著作，恐怕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怪物吧！